



小小小说

## 蝴蝶飞

□寇建斌



陈南翔一言不发，沉默得像块石头。

张浩没着急，慢声细语唠起闲嗑。

一个小男孩家里很穷，穷到连块橡皮也买不起。铅笔头那点橡皮磨到黄铁片了，他把铅笔头竖到他爹眼皮子底下，爹扬着下颌抽烟，不理睬；横到娘眼皮子底下，娘叹气，说没钱打灯油哩，做饭都得抓瞎瞎。

杜晓梅坐在他前排桌，文具盒里躺着一块白橡皮。橡皮太大了，白白嫩嫩的，她两根手指都捏不住，用时需要满把攥着，甚至还搭上另一只手。他做梦都拥有一块这样的橡皮。

有一次，他盯着白橡皮看久了，白橡皮忽然变成蝴蝶飞起来，他不由张开双手去捉。蝴蝶没捉着，差点把杜晓梅头发上的蝴蝶结碰下来。杜晓梅回头瞪着他：“干什么啊你！”再看，哪有什么蝴蝶，白橡皮还安静地躺在那个文具盒里。

他万万没想到，有一天，白橡皮真的像蝴蝶一样飞了起来，落到他手里。

老师拖堂了，刚说下课，杜晓

梅一蹦而起就往外跑。橡皮被带起来，蝴蝶一样翻飞，继而落在地上。

他捡起来，攥着这块橡皮，就像攥着天底下最贵重的宝贝，身子成了风中的树，没来由地抖，手心出了汗，黏糊糊的。杜晓梅没影儿了，别人也都像撒了欢的鸡扑棱棱往外飞，周围一个人也没有，教室里只剩下站在讲台上擦黑板陈老师。

再上课时，杜晓梅提起书包乱翻，像被蝎子蜇了一样尖着嗓子喊：“谁偷我橡皮了？我的橡皮没了！”陈老师冲她摆摆手说：“先坐下，好好找找，丢不了的。”杜晓梅不干，继续喊：“找遍了，哪儿也没有，肯定是被人偷了！”说着，她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到他，他感觉那目光像烧红的烙铁，烫得脸上冒烟，身子又变成了风中的树。幸好杜晓梅被老师叫住，探照灯没在他身上驻留。陈老师严厉地说：“晓梅，别乱说，我们班都是好学生，没谁会偷，先听课，一会儿老师帮你找。”杜晓梅委屈地坐下，头发上的蝴蝶结晃个不停，估计这节课什么也没听进去。

陈老师说她找，却只顾上

课，没找。他心里踏实了点，只要熬过这节课，把橡皮带出教室藏好，橡皮就属于他了。他回家可以用娘的剪刀把橡皮分割成小块，一块一块用，谁也看不出，估计能用好久。陈老师讲课，眼睛似乎也成了探照灯，老往他这儿扫，他的心怦怦乱跳，一动也不敢动。下课铃响了，陈老师不让大家乱跑，喊：起立！盯着学生们一排接一排走出教室。他没敢带那块橡皮。

最后一节是自习课，陈老师把题写在黑板上，让大家做题。他看着黑板，那些粉笔字变成一群蝴蝶乱飞，怎么也捉不住。藏到书包角落的橡皮没了，他的心空了。陈老师不在讲台站着，满教室转悠，看学生做题。转到他眼前，他一惊，站了起来，刚要说话，陈老师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，伸出大手把他按回到凳子上。陈老师越过他，走到前桌，伏下身小声问杜晓梅：“橡皮找到了吗？”杜晓梅委屈地说：“没有。”陈老师让她拿出书包再翻翻，她赌气地把书包里的东西都倒在课桌上。陈老师纳闷地说：“能去哪儿呢？”示意她起身，歪

头去看空出来的桌膛。手一指里边，对她说：“你自己看！”杜晓梅探头抓住那块躲到桌膛深处的橡皮，臊得满脸通红。陈老师摸摸她的头，说：“我们班都是好学生，没有小偷。”

晚饭后，掏作业本时，男孩惊奇地发现，书包里有一块大橡皮，纯白色，方方正正，跟杜晓梅的一模一样。

“陈处长，这就是当年陈老师送我的那块橡皮。”

张浩手里托着一块珍藏了二十六年的橡皮，对陈南翔说：“陈老师磨蚀了很多，也有些褪色，不过依然能看出原来方正的形状和纯白的质地。陈南翔的目光有些发直，久久地黏在橡皮上。”

“我永远都记得陈老师那句话——我们班都是好学生，没有小偷。”

陈南翔脸上僵硬的肌肉慢慢松软。忽然，他伏在桌子上呜咽起来。

一件虽有蛛丝马迹却十分隐秘的案情真相大白，张浩不知道这位出身教师家庭的中年男子还能否当一名好学生。

橡皮飞起来，翩翩似蝴蝶……

## 春蕤赛灵芝

□徐楠

苏东坡《金橙径》中有：“金橙纵复里人知，不见鲈鱼价自低。须是松江烟雨里，小船烧蕤捣香齑。”松江烟雨蒙蒙时节，驾一叶小舟，用蕤烧鲈鱼，一边吃菜，一边品金橙，那才令人惬意。诗中的配角“蕤”，又称野蕤、野葱、蕤白头，也就是乡间常见的小蒜。

小蒜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历史悠久，从商代便开始种植。它从《诗经》中款款走来，裹挟了千年的沧桑，散发着泥土的清香，施施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，丰盈着人间烟火。小蒜的习性是不择土壤、不选地形、随遇而安，野地渠畔、田间地头、低矮灌木隐蔽处……都可觅见它们的芳踪。

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小蒜在春雨和春日暖阳的加持下，偷偷地探出了头，它们一丛丛、一簇簇，绿莹莹的，结伴而来。几番春雨后，含苞欲放的花蕾半遮半掩地出现在叶间。夏初，小蒜开始抽薹，它那青绿叶子的花柄开出一朵朵淡紫色的花朵，清新脱俗、纤尘不染，释放着一缕缕淡淡的种子，点缀在叶尖。秋天，丰沛的雨水不断催生着它们茁壮成长，又一茬小蒜从松软的泥土里羞答答地抽出细绒绒、灰绿色的细叶，再次变得明媚而生动起来。

“野藟山蔬次第尝，超然气压太官羊。”野菜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佳肴，而小蒜是野菜中最具个性的，芳香四溢，鲜味绵长，颇受人所欢迎。曹操说：“莫以鱼肉贱，弃捐葱与蕤。”白居易说：“望黍作冬酒，留蕤为春菜。”范成大也有“紫青蕤菜卷荷香，玉雪芹芽拔蕤长”一说。贾平凹在《带灯》中这样描述小蒜的香味：“冬天一过，野小蒜是出来最早的菜，尤其是炒了调饭，味道特别尖，打老远都能闻到香气。”

小蒜低调合群，可以与众多荤素食材相匹配。我上学前在乡下生活，到了春天，母亲会挖一些小蒜回家，把它们切碎炒鸡蛋或者做鸡蛋汤，令人口齿留香、回味无穷。小蒜也可作为配料，如拌豆腐，将小蒜用沸水焯熟，然后切成细末，与豆腐放在一起，调匀，加入辣酱调味即可食用，一清二白，色香味俱全。当然小蒜与

肉丝(片)更是绝配，小蒜的清香中和了肉的油腻，带给味蕾无尽的享受，令人欲罢不能。小蒜的鳞茎和圆茎还可制作糖醋野蕤，更是下饭的开胃菜，颇有“麦饭豆羹淡滋味，放箸处齿颊犹香”的恬淡恒远的味道。

文坛老饕汪曾祺把口腹之欲和高雅文学拉得最近。他在内蒙古调查抗日战争时期游击队的材料时看到了蕤，想到：“汉代的挽歌《薤露》：‘薤上露，何易晞！露晞明朝更复落，人死一去何时归’……蕤叶上实在挂不住多少露水，太易‘晞’掉了。用此来比喻人命的短促，非常贴切。同时我又想到汉代的人一定是常常食蕤的，故尔能近取譬。”他把蕤的来历说得头头是道，让“吃”变得更有文化气息了。

小蒜自古以来就被作为药食兼用之物。古人云：“物莫美于芝，故蕤为菜芝。”把小蒜比喻为菜中灵芝，认为它能使人轻身耐饥，百病不生。唐代养生学家孟诜曰：“学道人常食之，可通神安魂魄，益气，强筋力。”南朝陶弘景云：“蕤白性温补，仙方及服食家皆需之。”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有：“蕤散结、蒜消痰之验也。”据现代医学研究表明，小蒜含有多种氨基酸，可健脾开胃、助消化、解油腻，促进食欲，小蒜具有解热、祛痰、抗菌等作用。

小蒜作为大自然的馈赠，走出了田野，走向了城市，走进了饭店，陶醉了人们的味蕾，使人仿佛能凭着这舌尖意趣与先人对话，其乐无穷。

## 远去的吆喝

□张华



小时候和伙伴们在门前玩“躲猫猫”“跳拐拐”的游戏时，忽然听到远处传来“磨剪子嘞，抢菜刀”的吆喝声，大伙便一哄而散，一边撒腿往家里跑，一边嘴里喊着：“妈妈，磨刀的来了！”

娃儿们刚刚说完，吆喝声便由远及近。母亲们也会不约而同地从家里提着菜刀或剪子走出门。满脸皱纹，手指粗糙的磨刀匠看到女人们手中的菜刀、剪子就知道今天的生意不会落空。放下肩上一头固定着磨刀石、一头挑着半桶水的长木板凳，满脸诚意地和来客你一言我一语地讲着价钱。

叽叽喳喳，一个磨刀匠再举，哪能举过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母亲们。几遍之后，“哎”下下来，磨刀匠假装不情愿地摇摇头，把磨一次刀由两块钱降到一块五。

只见磨刀匠叉开双腿骑上板凳，弯下腰，一手拿着菜刀，一手从桶里撩起一点水洒在磨刀石上。双手一推一拉，荡来荡去，一会儿功夫磨刀石前端就流下了灰色的石浆。

磨剪子，抢菜刀，自古以来都被认作是下层人干的生计。走村串乡，走街串户，一年四季板凳不离肩，也只能挣个糊口的饭钱。加上这活没有技术含量，和同样称“匠”的蔑匠、木匠、剃猪匠相比，往往更被人看不起。但这个看似简单的体力活，却常常也反映出一个人匠人道德品行的高低。有些奸滑的师傅，磨刀时把刀背磨得很陡，这样刀口和磨刀石接触的范围小，刀口很快

就锋利了。但这种刀用的时间很短，几天之后就钝了；实诚的师傅，磨刀时会尽量让刀面全部接触到磨刀石，这样磨起来费时费力，一把刀磨下来，至少也得二十分钟。磨完之后，整个刀都泛着亮晃晃的寒光。师傅拿近耳边用大拇指在刀口轻轻刮一下，就会听到很脆的摩擦声。他让女主人在头上拔一根头发，师傅捏着头发，逆着刀口轻轻一吹，瞬间，一半的头发在师傅的手中，另一半就顺风飘了出去。

后来，我参加工作进了城，上班的地方与住宅区相距很远，早出晚归，一晃几十年，就再也没有听到过“磨剪子嘞，抢菜刀”的吆喝声。

前天，在小区无意中听到“磨剪子嘞，抢菜刀”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走到窗口往下一看，真有这样一位师傅，和过去一样——肩扛一个长长的木板凳，一头固定住磨刀石，一头挑着半桶水。

我急忙喊住师傅，让他等一下。我找出家里在用的、用旧了放在一边已生锈的和钝得已切不断菜的几把刀快步走向师傅。

师傅掂了掂菜刀，翻过来翻过去看了看，说：“一把菜刀二十块钱，你磨不磨？”我想，小时候磨一把刀才一块五，现在怎么要二十块钱？但想了想，毕竟过了几十年，什么都涨价了，再说，看师傅似乎年过花甲，也不容易，就不再争辩。

可紧接着师傅又说：“你这把菜刀是好钢，但磨起来非常难，时间特别长，一般人不会给你磨，要不，

你再给我加五块钱？”这不是下套讹人吗？就在我心中不快时，师傅接下我的话，让我对他刮目相看。他见我说话，又拿起另外两把菜刀，说：“这两把菜刀是劣品质，是一般的铁皮。这刀我三五分钟就给你磨快了。但这种地方与住宅区相距很远，早出晚归，一晃几十年，就再也没有听到过“磨剪子嘞，抢菜刀”的吆喝声。前天，在小区无意中听到“磨剪子嘞，抢菜刀”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走到窗口往下一看，真有这样一位师傅，和过去一样——肩扛一个长长的木板凳，一头固定住磨刀石，一头挑着半桶水。我急忙喊住师傅，让他等一下。我找出家里在用的、用旧了放在一边已生锈的和钝得已切不断菜的几把刀快步走向师傅。师傅掂了掂菜刀，翻过来翻过去看了看，说：“一把菜刀二十块钱，你磨不磨？”我想，小时候磨一把刀才一块五，现在怎么要二十块钱？但想了想，毕竟过了几十年，什么都涨价了，再说，看师傅似乎年过花甲，也不容易，就不再争辩。可紧接着师傅又说：“你这把菜刀是好钢，但磨起来非常难，时间特别长，一般人不会给你磨，要不，

听了师傅的话，一惭惭愧感油然而起，我以小人之态度君子之腹了。我不知该说什么了，菜刀是不是劣品质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感受到了师傅的真诚和良心。四十块也可能是他一天的生意，也可能是他一家人一天的生活开支。但他没有为了挣四十块钱而违背自己的良心，也许这就是一个匠人一生坚守的初心。我向师傅点了点头，他什么



春风吹过山水秀（国画）郑鸿福作

也没说，跟我小时候看到的师傅一样，叉开双腿骑坐在板凳上，弯下腰磨起来，双手一推一拉，荡来荡去。

半个小时后，师傅把磨好的刀递给我。我付完款，师傅笑了笑，躬身扛起他的长木板凳，喊着“磨剪子嘞，抢菜刀”向大门外走去。

## 春风里出发的种子

□米丽宏



春雷隐隐，那些挤在布袋瓦罐仓囤里，散在泥土废墟石缝里的种子们，会不会被惊醒呢？

能做种子，定是同类中最优秀的。它们曾藏在壳子里，被荚里，缀在枝头上、穗子上，连在横枝八叉的根茎上，成熟在田野的秋风里。之后，它们被风牵着、被鸟啄着、被小兽的皮毛沾着，被粗喇喇的手臂搂抱着，搭车走上了旅程。粮食种子，还免不了受一番捶打扬簸。浑身糙泥被敲净，破陋荚衣扬弃在风里，它们露出滑润的容颜，晾在明丽的秋阳下，晒出健康好模样。

单单蔬菜，就有诸多样式的种子：辣椒籽、茄子籽、丝瓜籽、葫芦籽、瓠子籽……它们被存放在小瓶子、小罐子、旧衣缝制的小布袋、方便面袋子里，还有大批种子，入了仓囤，笨笨实实摞在一起，沉沉地睡在甜香的梦里。

那些不起眼的容器，因种子的人住，注满了希望。大人闲谈时，爱用眼睛瞅瞅它们，瞅着瞅着，话语里，就透露出几分展望和自信。在他们看来，那些种子是一畦绿，一片花，一季的蔬菜和口粮，一年里最美的希望。

很多种子是孩子们喜欢的吃食，有花生、瓜子、葵花籽……炒熟

着，自言自语：“怎会这么小，这么小哩？”

父亲说：“有啥稀奇的？那些辣椒、茼蒿、谷子、韭菜、油菜，不都这样小吗？种子不在大小，重要的是要好，饱满坚实才好。”

豆类的种子个头儿大，耐看：扁豆遍身乌黑，侧面一弯白牙，像极了小斑鸠的嘴；梅豆鲜红的衣褶上缀着些精致斑斓的花纹，穿个绿手，定会惊艳；绿豆和小红豆，绿得如玉，红得似火，有莹莹的光泽。煮餐饭，豆子们会开花，面面的，入口即化；煮粥粥融着自然的彩色，味道甜美。

瓜的种子，别看一色扁平，性格却千差万别。从瓜子壳上看，南瓜、冬瓜，性格绵软，善解人意，稍稍用力，便能破开；而丝瓜、西瓜、瓠子、葫芦，都是刚强的烈性子，冥顽不化。娇嫩的萌芽如何挣破那怪怪的胞衣？不可知。我只见过，春雨之后，瓜芽以问号的姿势，从

土里钻出来，仿佛一边奋斗一边发问。不多时，问号展开，两只胖胖的嫩绿小手，托腮思考一般，托起阳光和风。

豆子和瓜都很皮实，送到哪便在哪安家。在它们身边栽几棵高粱，种几棵玉米，或者插一根竹竿子、木棍子——它们就依附攀援，在顶端处开出艳美的花朵。

那些种子啊，哪个不美、不神奇、不是鲜活的生命？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种子，一生都在仰仗土地，下辈子也离不开。它的心再坚硬，遇到泥土，就会变软，会发芽，会开花。

我们人类有的好品质，种子都有。有时，我们遗失了的好品质，种子依然还保留。

仲春季春，种子出门。种子们要向田野出发了，我们可不可以在一个安静的时刻，匀一半祝福给普天下的种子？愿它们此去，发芽开花，结籽成熟，一路风调雨顺。

## 做父亲的苹果树

□王国梁



我上初中时，父亲尝试着种苹果树。他买来几本关于科学种植的书，很认真地学习。很快，父亲就掌握了为苹果树施肥浇水、修剪枝叶的技术。他在苹果园里忙的时候，我经常跟着帮忙。

有一次，父亲给果树施肥。他在离果树很远的地方挖了坑，把肥料埋进去。我很疑惑，施肥不应该施在树根上吗？树靠着树根吸收养料，把肥料施在树根上才可以更好地吸收。父亲把土坑埋好，放下铁锹对我说：“直接把肥料施在树根上，果树就会‘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’，就不努力长了。咱们把肥料施在离树根远的地方，树根就会拼命向靠近肥料的方向生长，去吸收营养，根就会越扎越深，树也会越长越好。”我恍然大悟，父亲的话果然有道理。

我上初三的时候，父亲突然问我，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想法。我立即脱口而出：“爸，我就想成为您这样的人。种庄稼庄稼长得好，种菜菜长得好，种果树果树长得好！”父亲微微笑了笑，说：“你的想法不错，无论做任何事，都要尽量把事做到最好。不过呢，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比种田还有意思。将来你的天地，应该比我更大。有句话说得好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你得比你爸强才行！我给你定个目标，考上大学，去外面看看世界！”那个年代考大学很难，我们村多少人都没出过一个大学生。

我挠着头说：“爸，你给我定的目标太高了！”父亲说：“目标高了，你才会像苹果树一样，使劲往远处扎根，去够可以吸收的肥料，这样你的天地才会打开。人就像苹果树一样，牢牢扎根，才能长得枝繁叶茂，秋天才能结出又大又甜的果实。”

没想到父亲把我当成他的苹果树了。他就像给树施肥一样，把肥料放远一点，给我一个使劲的目标，让我能像树一样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。

有了父亲给我的目标，我不敢懈怠。升入高中后，我一直朝着目标努力。第一年高考落榜后，我没有气馁，选择了复读，再攀心中的目标。村里有些人对我的选择嗤之以鼻，觉得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我做个农民天经地义，何必再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”。这话是我亲耳听到的，对我打击不小。父亲却安慰我说：“想吃天鹅肉，说明这是一只有梦想的癞蛤蟆。这样的癞蛤蟆，比井底之蛙强百倍。咱得让他们看看，癞蛤蟆真能吃天鹅肉。你不喜欢癞蛤蟆这样的词，就把自己当成一棵苹果树，悄悄把根扎到远处、深处。”第二年高考，我如愿考上大学。我们的小村庄轰动了，大家对父亲刮目相看。其实我知道，是父亲在指引我。

后来的日子里，父亲一直在用给树施肥的道理指导我。大学里，很多同学以为可以彻底放松了，不再上进。可父亲又给了我我要使劲的目标，让我的大学时光未曾有过一天虚度。参加工作后，父亲鼓励我去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。后来我有过几次工作调动的机会，父亲都帮我拿主意。他的态度依旧跟从前一样：干工作不能图安逸，越是难做的工作越锻炼人。

这些年来，我的眼前始终有一个踮起脚努力够的目标。我朝着前方的目标不断挑战自己，提升自我。回首这走过的路，我没有丝毫遗憾。我发自内心感谢父亲，他把我当成了苹果树，让我收获了累累果实。